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黃鶯遲疑片刻，突然明白了金蒲孤的意思，飛身而去，沒有多大功夫，捧著一大堆刀進來放在押上道：「全拿來了，可是祇有一柄呢！」

崇明散人不信道：「胡說！怎麼會少了一柄呢？」

黃鶯因為將自己的一柄送給了金蒲孤，以為金蒲孤是想借這個藉口而推翻他殺身的諾言，所以一翻眼睛：「祇有這麼多！我怎麼知道那一柄那兒去了？」

崇明散人正待發作。

金蒲孤卻笑著道：「黃姑娘！你也許忘了，另一柄修羅刀是由你保管的，你在山上借給我觀賞，我忘記還你了！」

說著在自己袖中取出兩短刀，一併擺在押上對崇明散人道：

「散人，黃姑娘說過這十二柄修羅刀都是她母親留給她的。」

第九章

崇明散人氣喘吁吁道：「關你什麼事？」

金蒲孤道：

「假如此言屬實，我想請你把刀全部還給她，這樣我確知修羅刀再也不會落入他人之手，才能甘心引頸自戮！」

崇明散人一心祇想叫金蒲孤從速身死，所以毫不考慮地道：

「可以！現在你可以自己割下腦袋了！」

金蒲孤對黃鶯道：「黃姑娘！請你把刀收起來，別再給你爺爺偷去當賭本了……」

黃鶯見金蒲孤把最後一柄刀自動地拿出來，以為他決心自殺全諾，心中一酸，眼淚汪汪地道：「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呢？你答應要陪我去暢遊天下的……」

金蒲孤微微一笑道：「不錯！你向先祖告別一聲，我們這就動身……」

此言一出，舉室大怔，黃鶯祇要金蒲孤不死，什麼事都不在乎，連忙抱了一大捧修羅刀退到旁邊。

劉星英與劉月英十分失望，崇明散人暴跳如雷，祇有白嫺娟冷笑一聲道：

「姓金的！你好狡猾的手段，我祇道你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，所以才相信你的話，誰知你依然是個貪生怕死的卑劣匹夫，憑你這種居心，劉素容縱然不得修羅刀，也不見會輸給你……」

金蒲孤淡淡一笑道：

「你這話說得太沒道理了，崇明散人輸給你們四柄修羅刀，並沒有從你們手中贏回來，以實情而論，那四柄刀還是屬於你們的，既然刀在你們手中，我為什麼要死呢？」

崇明散人忽叫道：

「放屁！你明明看見是我勝了那局棋而贏回賭注……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

「不錯，可是你再想想，那局棋並不是你贏的，是我告訴你布下那一子。因此這局棋並不能算你勝……」

白嫺娟臉色一變冷笑道：

「姓金的，難道你想出這麼一個絕主意，道理上算你勝了，可是你不要得意，你把那四柄刀還給我們，我跟散人再賭一場！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

「這個我可作不了主，刀是屬於黃姑娘的，不肯還該由她來作主……」

南海漁人連忙道：「不錯！散人剛才已將刀的所屬權交給黃姑娘！應該由她來作主！」

黃鶯搖頭道：「不急！刀是我的……」

白嫺娟厲聲道：「你爺爺輸給我們的！」

黃鶯一笑道：「那是爺爺的事，你們問他好了！」

白嫺娟斜目一瞥崇明散人道：「散人！你怎麼說？」

崇明散人臉色變得鐵青，厲聲叫道：

「小鶯！你！我養育你一場！卻落得如此對我……」

金蒲孤笑道：

「散人！你們的家事慢慢再說，照今天的現狀來說，你有四柄刀沒有收回，當然我就無須領頭以踐踏，什麼時候你從那群女子手中收回修羅刀，我就什麼時候割下腦袋……」

白嫺娟怒聲叫道：「臭小子，你……」（一〇七）

「正因為遊佐先生緊張得要命，所以沒能叫出聲來；再加上大道寺先生體格魁梧，遊佐先生一副手無縛雞之力的樣子，大道寺先生祇要左手拖住遊佐先生的咽喉，把他推到牆壁上，右手再揮動手中的凶器刺殺他，就可以把他解決了。」

加納律師把臉轉向旁邊，縮著身子，乾咳一聲之後又搖頭。

從金田一耕助的描述裡，他可以感受到當時恐怖的情景。

「那麼，凶器是什麼？」

「這個部分我稍後再說。總之，當遊佐先生斷氣之後，大道寺先生便預先準備好的乒乓球拍拍手折斷，沾上鮮血，扔在屍體旁邊。」

「這就是用來暗示月琴島那間上了鎖的房間裡的月琴？」

「是的。那天早上大道寺先生試著在更衣室鏡面上留言，以逼迫智子小姐回月琴島。但是智子小姐不肯低頭，反而更加堅定了留下來的決心，因此大道寺先生祇好把恐懼的文字反映在現實生活中，他想讓智子小姐明白，祇要她到東京去，就會不斷發生這種可怕的殺人事件。」

「換句話說，大道寺先生是利用殺遊佐先生來達到一石二鳥的效果。這麼做不但能封住游佐先生的嘴巴，又能嚇阻智子小姐。」

「嗯，我明白了。接下來呢？」

「接下來大道寺先生離開鐘塔小房間，循著原路回到庭園，再從窗戶爬進浴室，順便洗淨身上和凶器上的鮮血。」

「剛才我說過，當時大道寺先生的樣子一定很駭人，想必他為了避免被害人的鮮血濺到自己身上，於是故意脫去上衣，裸身行兇。」

加納律師又把臉轉向旁邊去，恐懼的陰影再度襲上這位閱歷豐富的老律師心頭。

金田一耕助停頓了一會兒，繼續說道：

「方纔你問我殺死遊佐先生的凶器是什麼，我想這要從後來發生的一起殺人未遂的事件來探討。」

加納律師相當吃驚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除了我們所知道的事件之外，還有殺人未遂的事件嗎？」

金田一耕助笑著點點頭。

「被殺害的對象是誰？」

「是我——金田一耕助。」

加納律師一聽，吃驚得半晌都說不出話來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這……這是真的嗎？大道寺先生想殺你？」

「這是千真萬確的，但是請不要吃驚。幹我們這一行的，經常會遇到這種情況，這件事我稍後再說給你聽。」

加納律師整個人跌坐在椅子上，重新打量起金田一耕助。這位個頭不高、不修邊幅的男人，竟然會從事這麼危險的工作，他對金田一耕助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。

「有關凶器的部分……」

金田一耕助若無其事地繼續說下去。

「從我被襲擊的情況來看，大道寺先生好像不會很刻意去準備一些特別的凶器，他總是非常巧妙地就地取材。我在想，遊佐先生很可能是死於鎖紙之下。」（一五三）



橫溝正史

# 招魂

倪匡

等到費力再直起身子來時，那大漢已是鼾聲大作，他把抽屜推了進去，而對著那一隻大抽屜，呆立了一會，不知他在想什麼。

等他轉過身來時，我看到他滿臉都是疑惑的神色，不是向門口，卻走到窗前，朝一扇窗子看。

那窗子並沒有什麼異樣，祇不過其中有一格的玻璃上糊著一張紙，我陡然想起，昨晚良辰美景進來的時候，是攀上了二樓，再破窗而入的，她們打碎了一塊玻璃，費力剛才對大漢說根本沒有人來過，可是這時他又站在窗前發怔，可知他心中明白得很：的確有人來過。

他站了一會，倏然轉身，動作變得極快，一下子就來到了大抽屜面前，伸手抓住了其中一個的把子，吸了一口氣，用力一拉，同時道：「你回來了？」

在拉開抽屜說話的同時，他又向抽屜中看了一下，抽屜中有什麼，我看不見，可是從他的動作上，我知道抽屜是空的。

因為他立即一伸手，向抽屜中重重打了一下，他手一定打中了抽屜的底部，發出了「砰」地一聲響。他神情很複雜，也看不出是高興還是不高興，哼了一聲：「究竟到哪裡去了？」

接著，他又苦笑了一下，搖了搖頭，推回大抽屜，慢慢向門口走去。

在這時候，我聽到他說了一句我再也想不到的話。那令我一進之間，不但稱奇不已，而且，還覺極不好意思。他在走向門口時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應該去問問衛斯理，他像是什麼都知道。」

剎那之間，我還以為自己躲在案桌下，已經被他發現了。可是他神情十分惘然，顯然是心中有極大的疑難，無法解決，那麼，他真是想來請教我。我在他的心目中之地位極高——像是什麼都知道，就是極高的評價。

可是，事實上，我卻進了他的研究所來，鬼頭鬼腦地想窺伺他的秘密，這真叫人慚愧。

當時，我幾乎想現身出來，一面向他道歉，一面告訴他，不論他有什麼疑難，都願意幫助他。可是想了一想，還是忍住了沒有現身，為的是怕他忽然翻了臉，那就不好應付了。

他走了出去，發覺我祇要沿牆攀出五公尺左右，就可以到亮有燈光的窗前往，去看看他在幹什麼。

想到了就做，那一點也不困難，到了窗前往，我找到了踏腳的所在，湊過頭去，看到費力坐在一個巨大無比的控制台之前。那控制台上，全是各種按鈕和指示燈，也有一副字鍵。這個控制台，當然是和樓下的電腦室相聯結的。

假設費力醫生在研究精神病，他何以要動用到那麼複雜的電腦。

這時，我看他十分熟練地按下幾個掣鈕，注視著控制台上的一幅熒光屏，那熒光屏上出現了一組又組的波紋，看來複雜。單看波紋，不能知道那代表著什麼，可能是交響樂中的一小節，也可能是磁鐵受到了敲擊之後所形成的。可能是海豚的語言，也可能是人體的體溫變化。

（三十一）



「但爸爸老了，希望能快點看到你出嫁，要不然百年之後，我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你媽。」老人歎了口氣。

「爸，您別這麼說，您還這麼健康，別說是我，您還有好幾個孫子、孫女的結婚典禮要參加呢！」

「從小到大，你們姊妹之中，就你最會哄人。」女兒的一席話，讓笑容又重新回到了他蒼老的臉上。

「爸，我哪是哄人，我說是的實話。」柯靜芳也笑了出來，祇要她身邊的人都開心，她就開心。

「中午了，我再扶您繞過去墓園看一下大姊，然後就回家吃飯。」

「好吧，走了。」老人站了起來，讓女兒扶著自己離開。

兩人離開後，現場祇剩下風跟樹葉的聲音，以及一縷站在樹下發呆的靈魂。

第四章

「老闆，要關店門嘍。」

助理小雅走進辦公室提醒工作狂老闆。

一直埋頭工作的歐嘉芝抬頭看了一下時間，天啊！原來已經十點了，難怪自己已經有點體力不支了。

「等我一下，我把東西收一收就可以走了。」

歐嘉芝動手收拾要帶回家的東西，瞄到桌上那本「天使花嫁」的剪報，忙著收拾東西的手頓時停了下來。

GordOn 竟然都沒回來！

搞不好哪天她走在路上，與一個長相跟GordOn 一模一樣的男子擦身而過，他們卻都不再記得誰是誰了。

歐嘉芝在心裡取笑自己，殊不知遺憾與不捨已寫滿了她的整張臉。

洗澡去吧，別想那麼多了！

喝掉茶杯裡的最後一口茶，她把茶杯順手往流理台一放，但杯子沒放穩，滑了

下來掉到地板上，發出好大的響聲。

她還來不及反應發生了什麼事，下一秒就被人騰空抱起。

「又發生什麼事了？」一張灰頭土臉的慌張俊臉，立即出現在她眼前。

他回來了！？歐嘉芝以為自己在作夢，眼睛睜得大大的。

「喂，你嚇傻啦？幹嘛不說話？」剛剛忽然聽到一聲巨響，害他忙到一半，趕緊衝回屋內。

「呃……祇是茶杯摔到地上破掉而已，你不用那麼緊張，快點放我下來。」被他這樣抱著，她有點不知所措。

「噢。」Gordon 聳聳肩，從容地把她放到沙發上。

「你坐好，我拿掃把把玻璃碎片掃起來，等我掃好你再起來。」話說完，他默默地拿著掃把掃地，眼神避開她。

歐嘉芝聽話地乖乖坐在沙發上，Gordon 的出現推翻了她剛才的所有猜測，他既不是恢復記憶了，也不是跟別人跑了，那他整天到底跑哪裡去了？

「對不起，我早上話說得太過分了。」

她沒忘記要跟他道歉，但面對面講好像有點肉麻，所以乾脆趁他在掃地時說，以免尷尬。

「噢……你說真的？」他拋下掃把，立刻衝到她面前，一臉的喜出望外。

（十六）

# 天使花嫁

陶米

# 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宣狀元領旨。早有內侍取了一副筆硯並白紙一張遞下。宣狀元鋪開白紙，濡動羊毛，伏在地下，筆不停揮。頃刻，成了七律一首，恭呈御覽。早有內侍接過，舖在龍案上面。天了舉目一觀，祇見上寫道：

性如松柏德如蘭，不與群芳斗畫欄。  
弱質盈盈生傲骨，冰心皎皎有忠肝。  
全仁捨死香魂杳，仗義輕生血淚漣。  
巾幗鬚眉垂百世，卻嫌風雨速摧殘。

天子看了宣狀元這一首挽蔣連城的哀詩，點首道：「得此一詩，此女雖死猶生。」即將執贈與蔣相，焚化女兒墳前。蔣相領旨謝恩，要算敢怒而不敢言。天子加昇宣登繁為內閣學士之職。宣氏父子謝恩站起，天子退朝，群臣各散。裴爺也代宣氏父子歡喜。蔣相對個沒趣，回去殯殮女兒，隱恨在心，自有一番通謀外國的異志，後書自有他的交代。通政又是奸相代他打點，祇降了二級內用，這都不表。

再言太僕柯爺見宣生弄出事來，心中暗喜。誰知他反禍中得福，心下正在怨恨，忽又想道：「他的履歷居然填出柯氏是他的聘妻，越發了不得！這畜生還要污辱我女兒死後聲名。蔣相扳不倒他，待我上他一本，說他無恥污名，大干法紀，看他這學士可做得成了！回去與秀林商議定了，明早上朝好行事的。」一路想著，回了自己府第，即到秀林房內來，找秀林說話。秀林不在房內，又不見丫環小翠，祇得到了朝服，坐下暗想：「他主僕二人往哪裡去了？」柯老本是素昔多疑的人，今日疑中生疑，正待起身要去找他主僕二人，早見小翠笑嘻嘻的進來。一見柯爺，叫聲：「老爺下朝了，待婢子泡茶來與老爺吃。」柯爺道：「不消。我且問你同娘往哪裡去的？」小翠道：「在花園頑去的。」柯爺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小翠道：「娘同一個男人睡在榻上，叫我來拿衣服的。」未知柯爺聽說如何，且看下文。

第十六回 謫官憐女 還珠見母

詩曰：  
讒言可異比豺狼，誤聽狂將骨肉傷。  
雪後見屍分白，方知兒女更情長。

柯爺聽了小翠一番言語，由不得火高三丈，氣沖斗牛，大怒道：「賤人有這等事，這還了得！」便叫：「小翠引路，隨我到花園去。」小翠年輕，不知世事，秀林與蔣公子通姦，並不瞞他。今日合該事敗，向柯爺直說出來。見柯爺大怒起來，他反唬得渾身亂抖，回說：「婢……婢子……子引路。」（五十六）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**聖路易新聞電子報**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